

燕昭安 著

淇園隨筆

PDG

古与今的切光

——读《淇园随笔》

卞 卡

今年三月中旬的一天，我正伏案处理稿子，燕昭安同志不期来访。他是一位勤奋的作者，近年来发表了许多散文和随笔，颇得读者好评。我估计他找我有事，未及细问，他便将厚厚一摞稿子置于我面前。这是他几年来笔耕不辍所结的硕果，也是他点尽心血的结晶。他把这些作品编成一本书，曰《淇园随笔》，拟交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嘱我写一短文，放在文稿的前面，以为序。我有点惶悚，因为此等事体我从未做过，但看到他诚挚的目光和虔诚的微笑，我真的不好推诿，算是应诺了。他走后，我粗读了一遍稿子。我好高兴，为他的广泛的知识面，为他的文笔，为他在文学这个领地内的执著的追求，当然更为他的业已变为铅字的诸多作品。

燕昭安出生并生长于古殷都朝歌。殷商是个久远的朝代，朝歌也因而作为一座古老的历史名城而闻名于世。从历史角度考察，殷纣王残虐无道、淫奢无度是早有定论的，围绕他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发生和演绎的一系列事件，

许多考证和描绘的文字亦浩瀚如海，突出的如《封神榜》等。《封神榜》是一部志怪体长篇巨著，神神鬼鬼，真真假假，天上地下，扑朔迷离；尽管如此，它还是成了那个时代的社会、文化和风情的比照，给后人留下许多思索的余地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深很浓的文化氛围。事隔多少个朝代后的今天，燕昭安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活。可喜的是，他以一位文学作者的目光和身份，切实地投入了，并运用比较灵活而自由的散文与随笔这种文学形式，来记述远离今日的那些传说，那些故事，那些风土人情、民约民俗，借以弘扬作为特殊地域的历史文化，并以此为契机，把投向久远历史年代的笔墨不时拉回今天，让昨天和今天重叠，又让今天去印证昨天。这无疑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，而且应当说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。

我历来认为散文或随笔不应有任何的框架。这里所谓的框架，是指某种固定的模式。因为有了框架，或者某种模式，不仅会限定所要表述的内容，也会影响作者思路的奔放和文笔的挥洒。但这种文学形式也不是说无矩可循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如若那样，成篇后就很难找出作者的“聚光点”了。写这层意思，旨在说明散文与随笔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美，作为作者，要在自己作品中取得和谐美的效果，行文时就要既放得开又收得拢。

读燕昭安的作品，我觉得他做得基本上是好的，比如《殷纣帝都何处是》《中国最早的文人诗》《墨子回车与弟子掩目》《华夏第一园》《十二音神》《真假子贡墓》等篇什，既作了有根据的考证，又紧紧围绕主题展开笔墨，通过紧凑严密的行文，把作者既定的“聚光点”转达给了读

序 言

者，又给读者留下了思绪空间。这样的篇章在集子中还有不少，这是弥足珍贵的。

这本集子紧扣“淇园”作文章，涉古猎今，古人今事，今人今事，皆在作者笔下聚拢，风俗画般在读者面前毕露毕现，从而形成“淇园”这一独特地域的特色，显示其风采。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。我揣猜，除了作者对故里的熟悉和热爱；除了作者具有较广泛的历史知识和拥有大量的历史资料；除了作者“采风”式的深入民间生活……总之，除了这些之外，余下的就该属作者的文字功底了。从实讲来，作者的文字功底真的不差，不然的话，就很难读到这些列队向我们走来的篇章了。

我不赞成处处皆生活的说法，却认同处处有文章的道理，燕昭安这本集子似可作为佐证之一。不知道他生活阅历如何，但他生活在淇县，那是殷商文化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角落，他留神了，切入了，不但用心，还用自己手中的笔，于是便有了他的作品系列；于是便有了这本《淇园随笔》。

以上文字是我粗读作品后生发出来的一点感情，对具体作品来作赏析，留给读者去读去品，我想会比我的感想更多更深。

如果放在一本书前面的文字称之为《序》，我遵昭安同志之命写了这则短文，权且为序吧！

1993年3月24日于澹泊居

目 录

古与今的切光

读《淇园随笔》

(代 序)

第一辑

- 【3】 殷纣帝都何处是
- 【7】 急滩深处缔佳城
- 【10】 中国最早的文人诗
- 【12】 林姓始祖
- 【15】 箕子庙
- 【18】 “墨子回车”与“弟子掩目”
- 【20】 华夏第一园
- 【22】 朝(zhāo)歌,朝(cháo)歌?
- 【25】 神勇荆轲
- 【28】 十二音神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
| 【31】 | 大义灭亲 |
| 【34】 | 卫懿公好鹤 |
| 【37】 | 许穆夫人 |
| 【40】 | 真假子贡墓 |
| 【44】 | 五女墓 |
| 【45】 | 李彪与李昶 |
| 【47】 | 军校之母 武学之师 |
| 【49】 | 熊曜与唐代县尉 |
| 【51】 | 甄郎高风 |
| 【54】 | 李商隐与崔珣 |
| 【56】 | 扯淡碑 |
| 【59】 | 淇河浚地 |
| 【62】 | 怪才孙徵兰 |
| 【64】 | 淫祀与淫祠 |
| 【67】 | 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 |
| 【70】 | 惟恐花笺留枕秘 |
| 【73】 | 古城八景 |
| 【76】 | 文化名城 旅游佳境 |
| 【79】 | 清乾隆儒学的乐器 |

第二辑

- 【83】 杨老凡
【86】 王耀光与《翎毛画集》
【90】 刘溶教授
【95】 祈雨与罢课
【99】 刘邓大军

第三辑

- 【105】 六十年前的小歌舞
【107】 戏楼种种
【110】 庙会拾趣
【114】 朝歌楹联
【118】 巾皮彩挂平团调柳
【124】 说书艺人
【130】 梨园弟子
【135】 婆娑放鸡犬 嬉戏任儿童

第四辑

- 【141】 月夜事件
【148】 红色的指头
【151】 吃的故事

【154】 书的故事

【157】 酒的故事

【161】 癖好

第五辑

【167】 东瀛书展

【170】 香港印象(上)

【172】 香港印象(中)

【174】 香港印象(下)

【176】 藏书杂闻

【180】 虎纽铜印

【182】 附一:关于龚翁

【184】 附二:邓散木先生两三事

【185】 附三《虎纽铜印》引出的故事

【187】 进京赶考

【190】 文化河

第六辑

【197】 坎坷的辉煌

【200】 最年轻的女学部委员

【204】 扶桑归来的学者

-
- 【208】 太行老人
【215】 洒向人间都是爱
【222】 流泪
【225】 人杰地灵 俊彩星弛
【229】 墙上挂吉它的厂长

第七辑

- 【239】 初为父
【243】 独轮车
【246】 倏忽飞去的小鸟
【250】 换一下环境

第八辑

- 【255】 艺术的节奏
【258】 马老谈戏艺
【260】 第二只轮子

后 记

第一輯

殷纣帝都何处是

因为近几年涉足文史研究，许多人见到我总爱关切地询问：朝歌究竟是不是殷纣王的都城？

人们打儿时起，就从祖辈父辈那里知道，朝歌曾是殷末帝都，就听到许多有关殷纣王与朝歌的故事。然而这些年，似乎有些倒向，安阳以其雄厚的实力，把殷商文化研讨会开得规模越来越大，规格越来越高。朝歌被史学界冷落了，朝歌人不免有些焦急，有些失落感。

其实，朝歌为殷末帝都，不是某些文人学士凭空想象的，也不是个别史学家推测出来的，作为千古定论，有许多不可辩驳的依据，无法假造的佐证。

首先是史籍记载。我国二千多年来直至清末的历史经典著作，几乎众口一词，没有人对纣都朝歌提出过疑义。从《尚书·周书》、《竹书纪年》，到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、《汉书》，所载史实均可证明纣都朝歌。《后汉书》，汉刘安的《淮南子》、《晋书》，北魏酈道元的古代地理名著《水经注》，唐代地理志《括地志》、《旧唐书》，唐人对《史记》

的注疏、正义，唐代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宋人编撰的《续博物志》，北宋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，清人徐文靖对《竹书纪年》的注疏，以及明清两代众多的通志、府志、县志，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朝歌是殷纣帝都。近现代罗振玉《殷墟书契考释》，白寿彝《中国通史纲要》，郭沫若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中国史稿》，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等，也都对此作了充分地肯定。

其次是史实佐证。作为在位五十二年又颇具个性的帝王，殷纣王留下许多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史实、典故，而这些史实典故又无一不与朝歌联在一起。比如殷末的《朝歌》之乐，微子出走，箕子佯狂，比干剖心，武王伐纣，牧野之战，鹿台自焚，周设“三监”等等。

其三是地名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地名是历史的“化石”。历史家考据某段史实时，能发现一两个与之关联的地名，往往要欣喜若狂。而与纣都朝歌有关的地名，不是一个两个，十个八个，而是整整一个系列。先看外围，朝歌西南的孟津、孟县，均因武王伐纣时与八百诸侯在此会盟而得名；今焦作东 11 公里的待王镇，因纪念百姓慰劳武王军队而得名；修武县因武王在此安营扎寨练兵习武而得名；焦作东北十多里的安阳城，来自武王军队遇雨而“安营待阳”；新乡、卫辉之间的牧野，是“牧野大战”旧址；武王与殷纣王牧野大战时，以武陟为大本营，武陟县名由此而生（陟意为登、进、兴）；今朝歌南十多公里有比干庙；北三十多公里有纣王囚禁周文王的羑里城；东北十公里的钜桥，是殷朝屯粮之地；西南八公里的鹿台，是殷朝藏置财物珍宝之所，北十五公里的大赉店，因武王攻

占朝歌后“发钜桥之粟，散鹿台之财，大赉于四海”而得名（“大赉”即赏赐）；武王伐纣后，于西亳筑城，“息偃戎师”（停止战争之意），于是便有偃师这个名字。而朝歌附近从殷纣遗址演变的地名，更是数不胜数，西有纣王殿、殷故宫（在朝阳山），东有纣王墓，城内有摘星楼、摘心台。以及纣王以酒为池“观牛饮”的酒池，纣王牧野兵败后背城一战“血流飘杵”的薛（血）村，纣王游乐育禽兽的北海子（三海），纣王围猎的鹰犬城（古城），纣王养鹿的地方鹿场（许家沟附近），纣王养鱼处殷鱼池（鱼坡），纣王祭天的郊台（大屯西北），纣王观朝涉的折胫河，纣王屯兵处朝歌寨，殷将黄飞虎镇守的淇水关（高村），纣王的饮马池（泉头村南）。此类地名还有许多，不再列举。

其四是民间传说。民间传说，是绵延于人民口的历史。在朝歌，乃至临近县份，殷朝特别是纣王的传说故事很多，人们孩提时代依偎在祖辈怀里，首先听到的便是又古老又新奇的殷纣故事。此类传说之多，以致前几年县文化馆收集整理《民间故事集成》时，除了删掉大量内容相类的，仍需独辟一辑《纣王的传说》。明代许仲琳正是在这丰富浩繁的传说故事基础上，演义出一部文学名著《封神榜》。

朝歌是殷末帝都，那么安阳呢？准确的说法应是：安阳是商朝晚期都城。自1899年挖出大量甲骨文后，本来在商史研究界默无声息的安阳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，大学者王国维在《说殷》中认为安阳小屯是殷盘庚以来的旧都，此说法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。盘庚是商朝等

19代帝王，他后面还有11代。史书上认为武丁（第22代商王）、武乙（27代）、帝乙（29代）、帝辛（纣王，30代）以朝歌为都城，与盘庚迁都安阳是不矛盾的。

但是也有一些人，片面理解《竹书纪年》中“盘庚迁殷更不徙都”这一句话，把二千多年所有史籍全部扔到脑后，一笔抹掉了朝歌为殷末帝都这段史实。这显然是不科学的。殷纣王是个有争议人物，我国悠久的历史，从殷纣时开始愈加丰富绚烂。如果否认朝歌为殷末都城，那么许多有关殷纣的史实将失去依托，这段早已深入人心、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，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。

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，留下一些疑案是难免的。即使对盘庚是否以安阳作都城，史学界也是有诸多不同看法的。安阳小屯是墓葬区而非宫殿区，更是难于辩驳的事实。我倒十分赞成安阳的作法：不屑于陷入疑案争论的泥淖中，大胆地义无反顾地宣传自己，树立自己的形象，借以发展经济，推动社会进步。

急滩深处缔佳城

出朝歌东行十五里，在河口村北的淇河西大堤上，有三座高大的土冢，这便是殷纣王及其妃子的陵墓。这里绿柳依依，淇水环绕，明代以前即被列为淇县八景之一，曰“纣窝滩声”。

纣王名辛，殷朝最后一位君王，在曾作殷纣都城的朝歌是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。无论男女老幼，无论干部、工人，还是“引车卖浆者”，人人都能说出一串纣王的故事和传说，还有许多“纣王的江山——铁桶一般”、“纣王的儿——死别（bie）（脾气犟）”一类歇后语。传说也好，故事也好，大都含有贬意，与史书记载相一致。

殷纣王在史书和文艺作品中，是一个残酷暴戾昏君的典型，说他喜欢饮酒作乐，筑肉林酒池，信用小人，听信谗言，用酷刑残害忠良。一部《封神演义》，更是把纣王写得荒淫残虐，衣冠禽兽。

但是，从古至今，并非有人说纣王的好话，替纣王翻案。客观地讲，纣王作为在位 52 年的帝王，不可能一

无是处。二千多年以前，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，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恶皆归焉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，认为纣王并不至于象大家传说的那样坏。孟子也认为纣王有“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”（见《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上》）。宋代大学者朱熹在集注中说：七百余年后的齐国“民苦虐政之甚，异于纣之犹有善政”，对纣王作了肯定。《史记》这样描写纣王的形象：资辩捷疾，闻见甚敏，材力过人。说他膂力大得很，能赤手空拳跟猛兽搏斗。纣曾平定东夷，开拓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，促进北方文化向南方的传播，对古代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定功劳。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也曾说过：“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才，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。……中华民族之能向南发展，是纣王的功劳”（《今昔蒲剑》）。近人顾颉刚的《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》指出，现在传说的纣王的罪过是层累积叠发展的，时代愈近，纣罪愈多，也愈不可信。他还考证，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刘向的《列女传》；纣王淫暴的许多情节，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，并被后人尽情夸大。还有人撰文提出，所谓纣王爱酗酒，无非殷人本好酒，而纣酒量或许特别大些；所谓不用遗戚旧臣，是因帝乙把王位传给次子纣，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，朝廷遂分裂两派，反对派因丧权失势不断对纣攻击；所谓登用小人，是提拔奴隶小臣为大夫卿相，这正是进步措施；所谓所信妇言，是人们少见多怪，商朝女性活跃，不乏武丁时代妇好那样的巾帼英杰；所谓不留心祭祀，也不属实，出土卜辞证明，当时的祀典最为完备。